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美] 约瑟夫·坎贝尔 Joseph Campbell 著 朱侃如 译

千面英雄

奠定坎贝尔神话学理论基础的经典之作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千面英雄

[美] 约瑟夫·坎贝尔◎著 朱侃如◎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面英雄:奠定坎贝尔神话学理论基础的经典之作/(美)坎贝尔(Campbell,J.)著;
朱侃如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11

书名原文: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ISBN 978-7-5155-0239-7

I. ①千… II. ①坎… ②朱… III. ①神话—研究
IV. ①B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8203号

Collected Works of Joseph Campbell / Robert Walter, Executive Editor/David Kudler,
Managing Editor.

Copyright©2012 Joseph Campbell Foundation (jcf.org).

本書譯文由立緒文化出版公司授權簡體字版出版發行。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千面英雄

作 者 [美]约瑟夫·坎贝尔

译 者 朱侃如

责任编辑 方小丽

特邀编辑 叶 婷 李治威

文字编辑 张 娟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239-7

定 价 45.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84250838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坎贝尔生平及学术思想介绍①

时空变迁中的神话

李亦园

在一般大众的观念里，神话经常被看成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作品。即使在知识分子的眼中，神话亦不过是某些远古或原始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神怪文学，有趣却不值得深究。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了解，神话其实并不是神仙的故事，而是人类自己的故事。人类各民族在神话中所表达的真正主题，并不是神仙世界的秩序与情感，而是人类自身的处境，以及他们对自然世界甚至宇宙存在的看法。同时，或许更少有人能够理解，如果解读得法，神话非但可以不再是某种已死去的文化的残留，同时亦可以穿越时空，成为我们现代生活精神文化的引导。

我读坎贝尔教授的遗作《神话的智慧》，深刻地认为他在这本书中将上述两种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本世纪的神话学研究领域中，坎贝尔教授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他的神话学作品，不仅取材广泛，视野辽阔，同时还能够在编述外屡有创见，自成一家之言。此外，也许更有意义的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皆能雅俗共赏，曲高却未必和寡，不但没有一般学院式著作的晦涩与术语，还以一种独特的散文式笔调，结合了学者的睿智博学与文学家的抒情，将神话学这种历来冷僻的知识带入大众的领域里。20世纪曾出现不少神话学大师，但是没有一个人如坎贝尔一般，对大众文化产生如此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如果我们承认知识不应只在学术的象牙塔内接受评断与赏析，那么，同样地，神话的研究更不应该只在少数几个学圈内孤芳自赏。从近代对于神话的研究里，我们越来越明白，神话在一个民族的知识与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创造上所占的关键性地位。一个缺乏神话的民族，就好像一个不会做梦的人，终会因创意的丧失而枯耗至死。虽然近代科学理性的兴起取代了神话中非理性的信仰，虽然我们也以制度化的教育体制代替了神话中传承

知识的功能,虽然我们有无所不在的大众媒体掩盖神话,来满足大众听故事的欲求,但是谁能说我们现在的精神生活比往日只有神话的年代更丰富呢?

坎贝尔的《神话的智慧》第一页的一张图片上,一对母子亲密地依偎在一起,坎贝尔说:“神话的目的就是使我们与社会、自然达成如这对母子般亲密而和谐的关系。”

许多研究神话的人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神话?”对于这个问题,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同意,神话和一个民族的宗教与信仰系统息息相关。它承载着所有宗教与信仰里必须面对的疑问与答案:人是什么?神又是什么?人与神之间有什么关系?因此,切断神话的联结,就等于切断宗教中最富有心灵意义的成分,剥夺了宗教抚慰人心的意义,剩下的便只有徒具表面形式的热闹了。我想,或许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宗教所面临的困境。

因此,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出版坎贝尔教授的神话学著作,特别有意义。我们固然已无法再回到过去以神话为依归的社会形态,但是,透过坎贝尔先生精辟的诠释,或许我们能为日渐干枯的宗教心灵环境,注入一些富有活力的神话智慧。

原《神话的智慧》中文版序

坎贝尔生平及学术思想介绍②

坎贝尔与神话的复活

——一种“后启蒙”的趋势

阎振瀛

在美国较有规模的书店，通常都会为神话类图书设立专架，可是较之于小说或其他各种读物的类书专架，神话在“形而下”的格局上，那就小得太多了，根本不成比例。这说明时下一般社会大众的阅读习惯，基本上还是以追求流行的言情及稍纵即逝的刺激为主，并不喜欢看神话。如果把镜头转到世界其他地方，情况也大致相仿，差不了太多。

其实，长久以来，神话也远不如童话受到青睐，这是因为神话并没有专属的读者。可是风水轮流转，这几年神话却出现了“咸鱼翻身”的局面，在美国已被视为是一种应运而生的“后现代”现象。

神话就这样复活了。

神话就像是一只美洲的土拨鼠，终于熬尽了“现代”的隆冬，在“后现代”的解构潮流之下峥嵘，露出头角。神话的复活，让我们又看到它在“人类文化生态”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也感受到一些具有时代感的讯息。

当然是时代造英雄。不过，英雄终归是英雄，要是没有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这位在神话研究上的大师，神话的见重于世，肯定还要再等上几年。

坎贝尔有关神话方面的著述，壮大了今日书店里属于神话的专架。并且，他有好几本有关神话的书，竟然能打进畅销书(The Best Sellers)排行榜之列，使人开始对神话有了耳目一新之感。

神话就这样复活了，真是不可思议！

坎贝尔是一位精思、明辩、博学而又多产的神话学者与作家。但当您

把坎贝尔想象成一位学者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位温和儒雅又很风趣的人。还有,我在这里特别要补充说明的是他的言谈虽然机敏睿智,但却水清米白,平实近人。他不像一些现代学者,专爱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文章,自别于社会大众之外、又自炫于社会大众之前。坎贝尔的人缘不错,他结识了几位较有思想涵养及诠释表达能力的传播界名主持人,如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迈克尔·汤姆斯(Michael Toms)和约翰·M. 马希尔(John M. Maher)等都与他以访谈形式制作过一系列的广播与电视节目,这使得他对神话的研究成绩得以普遍传播,赢得一定的知名度。

就一个神话学者而言,坎贝尔不尚“清谈”,他认为神话不是来自于“理念的体系”(a conception system),而是来自于“生活的体系”(a life system)。我们不能把神话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神话原本来自于生活的经验,我们就必须回归生活的经验去认识神话。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生活化的神话观,才使得他的婚姻也像是一则神话。

坎贝尔于1938年结婚,夫人珍·厄尔曼(Jean Erdman)女士是一位美国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健将。他们居然能白首偕老,在一起生活长达49年,不能不令圈内人啧啧称奇。当别人问起他有关维持美满婚姻的相处之道时,他说只有一个“让”字。因为婚姻不是一种理论或理念,而是生活或现实,“让”未必就是“让”对方,而是“让”婚姻这个现实社会生活的体制而已。

另外,在美国资本主义高涨之际,坎贝尔也堪称是个异数。就在大家都一窝蜂地争权夺利之时,他的生涯规划原则是“顺着天赋的志趣走”,而不去考虑金钱上的报酬。他很骄傲自己这一生从事教学、研究、著述,但却从来没有为了金钱而工作,他活得甚是自在快乐。另外,他也常对别人说,他是一个不怕跌倒的人,因为在哪儿跌倒,那里的地下就很可能有宝。他的这些人格特质与情操,似乎也都带有“神话原型”(mythological archetype)的暗示。

可能因为长久沉浸在神话的研究之中,坎贝尔看起来兼有神话中的英雄与宗教圣徒的气质。他是长脸,伟岸的身躯常着深色西装,初看有点像饰演“摩西”、“宾虚”和影片《万世英雄》中“席德”的那位好莱坞老牌巨星查

尔顿·赫斯顿的模样。我们中国人相信“书可移人”，似乎不无道理。

坎贝尔于190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生活严谨的天主教家庭。孩提时代，他跟随父亲去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在那里他看到了所展示的林林总总的原始图腾，这使他开始对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的生活与文化产生兴趣，并导致他日后对民族学、人类学的关注与研究。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肄业时，基本上主修中世纪文学，但已正式投入对神话的研究中。当他广泛涉猎世界各民族的古典神话时，他发现它们之间有着一致性，这一点也在基督教的信仰中获得印证。这一观察启动了他“神话世界观”的视野，也成了他日后终其一生研究神话的动力。

20世纪30年代前后，欧洲正处于现代文学艺术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坎贝尔在这期间游学了法、德等国。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如画家毕加索与克利等现代主义大师的画作，在文学上也认识了乔伊斯(James Joyce)和艾略特(T. S. Eliot)等巨匠的作品。这使他逐渐理解象征符号(Symbols)与神话(Myths)结合的道理。坎贝尔认为神话就是通过符号来象征的隐喻(Metaphor)，这是他研究神话最直接的切入点，以此作为打开神话奥秘的匙钥。

另外，在坎贝尔投入神话研究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关键性的因素，在此也值得一提。例如，他在1924年那次搭船赴欧洲的旅途中，获赠一本阿诺德(Edwin Arnold)所著的《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这是一本记述佛陀智慧生命的书，对他曾产生很大的冲击。大约在1929年前后，他研读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与荣格(Carl G. Jung)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书籍甚多，这为他开启了神话在心理学层面的研究。事实上，他早期的力作《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就是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剖析、呈现神话原貌的代表性著作。

坎贝尔留德时，读的是语言史学(Philology)，接触到古典的梵文，这为他打开了一扇东方的智慧之窗。多年后，他又遇到他学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贵人，那就是研究印度学最具权威的天才学者齐默教授(Prof. Heinrich Zimmer)，彼此切磋，让他更是大开眼界，自觉已深入东方的堂奥。他由西方看东方，又从东方看西方，他终于看到了世界。

青年时代的坎贝尔，曾同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近代心理学大师做过实际的研究工作。其后在许多场合，他曾公开承认，虽然弗洛伊德的大名誉满天下，但他觉得从荣格那里获益最多，而弗洛伊德对他则几乎毫无帮助。

我非常能理解坎贝尔的这番自白。我们知道弗洛伊德与荣格两位心理学大师，正代表着两个基本的时代趋势：弗洛伊德是走在前面的“现代主义”，而荣格较弗洛伊德晚生十九年，是跟在其后的“后现代主义”。他们彼此都是走在各自时代的尖端人物，而坎贝尔这位晚生后学，因为在思想与学术研究的气质上已经达到某种高度的成熟，他自然会比较认同荣格所建立的心理学世界。我们知道，弗洛伊德是采取“现代主义”所信守的实证科学方法来从事心理学研究的，而荣格从事心理学研究的路数，则加入了许多带有体悟性特质的“非科学方法的方法”，有点传统东方“以心证心”的意味。东方的观点认为，“心”不是物，与脑有别，怎么能强加使用研究一般自然科学的工具论与方法论呢？弗洛伊德终其一生的努力，想要通过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为心理学建立可信赖的情结模式与公式，实在是因为缺乏东方观点所致。他并不真正地认识“心”，不完整地了解“心”，也不知道“心”还有其形而上学的意义，与一般的动物心理学的差异性是很大的。

在西方思潮的发展史上，当人类走出了打压人性黑暗时代的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的再生过程，到17世纪与18世纪时，已被称为是一个启蒙的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这意味着人类走出了黑暗时代(the Dark Age)之后，真正进入到一个有“光”(light)的时代。在这“光”之中，人类发现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人能弘道”的那份自决、自主的乐观。于是，个人主义开始起跑，继19世纪以后，在还没有完全进入20世纪以前，事实上就已经完全开始“起飞”了。

随着个人主义以一日千里的速度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由于受到科技时代背景培育出来的现代主义的思考模式与价值观的影响，人由大变小，丧失了“人能弘道”的尊严与自主性的创造潜力。于是，人又由“失光”进入“黑暗”时代。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可以被视为一支新燃的火把，就某种意义而言，也可以被视为一

种后启蒙运动,让人重新开始反省现代主义,并且重新审视人的地位、价值与角色,引导人类走向康庄大道。若以这个时代背景为基础来看坎贝尔的神话研究,可能会更加富有意义。1988年,也就是坎贝尔去世的第二年,由美国新境界基金会(New Dimensions Foundation)策划赞助,为坎贝尔出版了第一册访谈形式的专集,书名为《开放人生》(*An Open Life*)。该书所涉及的话题颇为广泛,但主要讲述的是神话、传说、文学、宗教。所谓“开放人生”,实则是照亮人生,让人看到人生的真相与意义,开发人生的潜能与价值。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坎贝尔抱着一种忧患意识,为读者做启蒙的洗礼。

在神话研究方面,坎贝尔称得上是著作等身。在他诸多有关神话的著述中,《时空变迁中的神话》(*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一书最为畅销。该书文字精简流畅,发人深思,由布朗博士(Dr. Stuard Brown)和傅雷博士(Dr. William Free)联合将其制作成十三个电视节目,在美国公共电视(PBS)连续播出。全书收纳了世界上主要的神话体系,彼此所占比例匀称,分立而不独立,极富全方位与整体性的包容特征;表达深入浅出,称得上是有功力、有见识之作;也再度展示出坎贝尔通识、渊博的学养,以及他特有的跨文化、跨学域的学术背景与强大的“科际整合”能力。在宗教、文学、艺术、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生态学多方面架构的神话领域中,坎贝尔让我们看到了贯穿时代的神迹、信仰、创造,颠沛的血泪和风起云涌的英雄事业;也让我们看到在遥远的年代,世界各民族早已在神话中相遇,人类在历史上跌倒,是因为忽略了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事实。“同体大悲”的情怀是坎贝尔来自神话原型的启示,通过神话原型的象征,他让我们看到了在深层结构下所隐藏着的人类的共同命运!

对神话研究博厚的素养与崇高的境界使得坎贝尔对尼采的哲学与信仰别具慧眼。他认为尼采所宣告的“神之死”(God is dead),是针对两千年前西方所缔造的那位“时代之神”与“地域之神”(Provincial God)而言的。事实上,尼采的心灵已穿透西方的域限并接通了东方的“心源”,他唯有宣告那位“神”的死亡,宽容、正义的“神”才会诞生,人类才有分享生命共同体

的福慧契机！这也就是坎贝尔的信念和期许！

坎贝尔在有生之年，一直谆谆述说着人类的神话。对他来说，神话是人类心灵的历史，并且神话跟着人类时代的心灵转化。我们所听到、读到的神话的转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Myth)一词，频频在坎贝尔的演讲、访谈、著述中出现，这无疑是坎贝尔的愿望。因为，神话的转化正代表着人类心灵的转化，而这转化也通往人类的命运！

原《神话的智慧》中文版序

坎贝尔生平及学术思想介绍③

约瑟夫·坎贝尔的神话研究

李子宁

在当代神话研究领域中，约瑟夫·坎贝尔是其中的一名异数。他是少数几位非学院出身，却又跻身大师之列的学者之一。同时，他更是极少数能够在专业领域之外博得大众声誉的神话大师。早在 60 年代，他的第一部作品《千面英雄》，就在当时讲求内在追寻的时代氛围下，一跃成为汲汲寻求内在启悟的年轻人手中的《圣经》。1986 年，坎贝尔与名记者莫比尔（Bill Moyers）对谈的公共电视节目《神话的力量》（*The Power of Myth*）更将他推举为全国性的传奇名人。该节目播出时每周固定吸引了全美 250 万名观众，根据对谈节目所出版的同名书籍亦跃升全美畅销书之列。一时间，不但他的早期著作开始大卖，数本关于他的传记亦纷纷出现。数以千计的读者坦承坎贝尔的文字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但是坎贝尔本人却未能目睹此盛况，他在 1987 年因癌症去世，《新闻周刊》上悼曰：“英雄已去，但是他留下的讯息却长存。”

英雄的魅力何在？他的讯息又是什么？推崇坎贝尔的人士将他誉为本世纪伟大的故事大师。他不仅自己流连浸润在神话的世界中，同时也不吝于向大众吟诵出来。然而，事实上，坎贝尔在他的著作里却并不常真正地坐下来讲故事，更少从头到尾交代完整部神话的情节。在神话中，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情节的铺陈，不如说是情节背后的神话智慧。即使在少数讲述单一神话的场合，他也不时地突然跳脱出故事的叙述主线，信手拈起另一段情节或另一个意象，抛回原故事的脉络中，让两段情节与意象互相碰撞。然后，说也奇怪，原先神话里异国与异时的晦涩顷刻间消失，你突然发现不只是坎贝尔，同时是整部神话在对你说话。这就是坎贝尔的魅力。他拥有说书人那般驾简驭繁、操弄情节的能力，并且不时借它引领人们回归故事述说的原始情境中。在那里，神话不再是交融在怪力乱神中的错乱

文本,而是关于人类共同处境的象征性诗篇。

丧失解读神话的本能

然而为什么现代人会对丰沛的神话智慧感到疏离?对于坎贝尔而言,现代社会所失去的并不是神话故事本身,事实上,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在图书馆中找到不论距今多么遥远的神话故事。现代人真正失去的是解读神话的本能。坎贝尔相信,人类并不单纯为了听故事而读神话,人们读神话是为了寻找其中的意义。在神话中接触永恒,发现自我,参悟生死,体观神性。换句话说,透过神话,人们学习生命的智慧,咀嚼存在的经验,思考自然的奥秘。但是这些能力在现代社会却渐渐丧失了,丧失的原因不在于文字的逸失或时代的渺远,而在于我们错读了神话的语言。

坎贝尔认为,神话是隐喻与象征的表达,其语言是诗歌而非散文。我们不能用读散文或论文的方式来读诗歌,同样地,我们也不能以历史或实证的角度来理解神话。将神话的叙事当作事实或史实来读,只会掏空神话中所蕴含的精神性讯息,将神话变成单纯的新闻报导。而我们也将永远困扰于“天堂在哪里”、“上帝长什么样子”、“是否真有大洪水”等问题的泥沼中,却忽略了天堂、上帝与洪水对我们本身的意义。毕竟,神话主要的功能是使我们与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发生意义。坎贝尔说:“就算你能证明数千年前真的发生过一次大洪水,又怎样呢?”洪水依然是洪水,尽管在数千年前它或许曾经夺去成千上万人畜的生命,但是在现代人心中,它却连一丝涟漪都泛不起。然而,如果我们能从它的精神层次上来理解,将洪水读作代表混沌的来临、平衡的失落、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心理状态的结束,那么这些东西就能再度与我们对话了。

神话是众人的梦

不仅神话是富有诗意的隐喻,所有宗教上的观念也都必须从象征的角度加以理解。耶稣基督的再生不是肉体的复活,而是精神生命的重生。释迦佛陀的苦难不是外在的磨难,而是内省的诱惑。毁灭之神湿婆左手冒出

雄雄烈火，烧去的不是凡俗的肉身，而是内心对肉身的执著。大地与圣河，牺牲与祝祷，英雄的行径与先知的圣迹，都是我们冥想的隐喻。透过对这些隐喻与象征的思考，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与神话的情境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对于坎贝尔而言，这种意义的联系分别存在于两个层次之上，一是心理，一是形而上学。

“神话是众人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坎贝尔认为，梦与神话都具有类似的意义结构。两者皆以谜语般非现实或超现实的语言指涉我们内心另一层次的存在：潜意识。神话就是关于我们心灵深处的奥秘的寓言。神话故事表面上可能描述的是英雄外在的探索与历险，但是其意义却永远是内向的。表面上，神话里的英雄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外在世界；象征地读来，他（她）发现的是自己内心的世界。表面上，英雄发现在已知的世界之外另有世界；象征上，他（她）发现了在意识之外另有潜在的意识。表面上，英雄发现了物质世界的奥秘；象征上，他（她）发现了自己内心的奥秘。就这层意义来说，神话就是有情节的心理分析。

更进一步来说，神话也是关于形而上学的。神话除了引导我们进入内心的世界之外，也同时让我们接触到终极的真实。何谓终极的真实？坎贝尔认为，终极的真实就是超越——超越一切思想、概念，超越语言，超越时空的范畴，以及超越所有二元对立的境界。既然超越了概念与语言，我们又如何能认识超越的真实？不能。神话不能告诉我们超越的真实究竟是什么，就像诗歌无法为你解释生活的经验。它只能提示经验，只能迂回地指出有这样一种朦胧的境界，埋藏在表面神怪突离的现实之下。于是，就像神话的冒险故事中，英雄最后发现除了意识世界外另有一个潜意识的世界，他（她）也同时发现在日常的物质性真实之外另有一种不可见、非物质的真实，而所有时空中存在的形式都只不过是这种超越真实的反映。这就是神话的终极意义。

活在神话中

超越的终极真实？非物质的存在？是否神话与所有宗教经验推到极致就是这种神秘主义？坎贝尔本人的答案固然是肯定的。但是，另一方

面,坎贝尔也强调,神话终究不是哲学,我们研读神话,也不需像读康德一样,必须剥开重重术语的云雾方能得窥真理的美善。抛开所有对于神话的解释与理论体系,接触神话的真理的方式似乎就是坎贝尔常说的一句话:“活于神话中。”如何活于神话中?他有一次提起《奥义书》中的一段小故事:

徒弟向师父问“道”。师父说:“把这把盐放到水中,然后明天再来。”

徒弟照办了。第二天,师父吩咐徒弟说:“把昨天放到水中的盐拿来。”徒弟向水中看去,再也看不到盐,它已溶解于水中。

师父又说:“从这边尝水,它的味道如何?”

“有盐味。”徒弟说。

“再从那边尝尝,味道如何?”

“还是盐味。”

师父说:“再到水中去找一次盐,然后来见我。”

徒弟照办,然后对师父说:“我看不到盐,我只看到水。”

师父说:“同样地,你看不到‘道’,但事实上它已在其中。”

神话之道已溶解于其中,只待我们的品尝。

约瑟夫·坎贝尔生平简介

朱侃如

约瑟夫·坎贝尔于1904年诞生于美国纽约。多才多艺的他不仅是学者、教授，也是编辑和作家，甚至曾是爵士乐家，擅长吹弹萨克斯风及吉他等乐器，也曾是个出色的运动选手，20世纪20年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是世界半英里田径赛跑得最快的选手之一。但是真正为他奠定历史地位并为人类社会作出不朽贡献的角色，却是他热爱并奉献一生的神话学研究。

幼年时代的坎贝尔就已对美国印第安人的传说与神话，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当时经常流连于纽约各大博物馆，并直觉地认为，了解这些神话是通往人类心灵奥秘最直接的道路。

上哥大之前坎贝尔便曾游历过欧洲。1927年拿到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后，坎贝尔旧地重游，并在巴黎及慕尼黑各大学中从事博士后研究，专攻亚瑟王时代的浪漫文学，因此也深受欧洲当代艺术的影响。在欧洲游学期间，坎贝尔开始研究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及荣格等人的思想，终其一生而不间断。他尤其着迷于乔伊斯的作品，主要原因是乔伊斯以古代神话的主题来表现当代的意象。在新婚期间，乔伊斯和妻子在坎贝尔心中占据同样的份量。坎贝尔经常一手挽着太太，一手拿着乔伊斯的作品《芬尼根守灵记》(*Finnegans Wake*, 1939)。坎贝尔和别人合著的《〈芬尼根守灵记〉解析》便是一本研究乔伊斯的重要著作，后来在坎贝尔的其他作品中，这本书也不断被引用。

1934年开始，坎贝尔一方面潜居在纽约州伍兹塔克(Woodstock)，以进一步研究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梦、艺术、比较神话学等不同的神话主题；另一方面也在莎拉·劳伦斯学院开始为期38年的教书生涯，一直到1987年去世为止。他后来成为该校的名誉教授。坎贝尔的太太珍·厄尔曼是他

的学生，也是一位著名的编舞家和艺术家，曾和马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合作过。

坎贝尔在1942年签订了一份为初学者设计《自学手册》的合约。他的原始动机是要写一本布尔芬奇版《神话》(*Bulfinch's Mythology*)的现代版，结果却写了一本奠定自己的神话学权威地位的巨著《千面英雄》。此书是针对各种神话背后的原型进行研究，而以不同文化中共有的英雄冒险故事为焦点，说明除了表面孤独的英雄人物外，还有蕴含在不同故事背后的同一型态。书中先是描述了不同的神话故事，然后再归结到同一原型主题。对此坎贝尔曾写道：“主题永远只有一个，我们所发现的是一个表面不断变化但内在却十分一致的故事。其中的神奇与奥秘是我们永远体验不完的。”此书出版后，迅速为坎贝尔赢得声誉，并且成为神话学领域中的经典之作。坎贝尔的名望和权威可以说是奠定在这本书上的。

坎贝尔作品中的主题，可以以他经常引自印度《吠陀经》中的一段话来说明：“真理只有一个，而哲人以不同的名字说出。”这也是为什么坎贝尔经常在他的作品中引述荣格、乔伊斯、托马斯·曼等大家的作品。另一位他经常引述的学者则是坎贝尔称之为“我的私人导师”的伟大印度学家兼梵文学者亨利·吉谟(Henry Zimmer)。然而，最能展现出坎贝尔“真理只有一个”、“遵循内心的喜悦”等中心思想的，是公共电视节目《神话的力量》及与其同名的畅销书(已译成中文版《神话》)。在一系列公共电视节目中，坎贝尔与名记者莫比尔针对不同的神话、宗教等主题进行对谈。整个节目是在大导演乔治·卢卡斯的牧场天行者山庄中录制的，这一节目对坎贝尔的思想与作品的大众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坎贝尔除了在学术及专业著作上享有声誉外，也活跃于大众文化及娱乐领域中。乔治·卢卡斯的经典之作《星球大战》三部曲，便是受到坎贝尔的神话概念“英雄的冒险旅程”的影响而拍摄完成的。在坎贝尔生命的最后十二年中，他与好友——广播名嘴麦克(Michael Toms)进行了数次坎贝尔称之为“宗教经验”的对谈，其中的9次对谈在他去世后出版成书。

坎贝尔的学问遍及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文学、哲学、文献学、荣格心理学、一般神话、比较宗教、艺术史及流行文化等领域，由此融合成他独特的神话学见解。坎贝尔思想的创造性在于将人文价值及宇宙性的精神